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主编



刘小枫◎编

大革命与诗化小说

——诺瓦利斯选集卷二

Novalis: Revolution and poetic Roman

林克等◎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主编



大革命与诗化小说

——诺瓦利斯选集卷二

Novalis: Revolution and poetic Roman

刘小枫 | 编
林 克 | 等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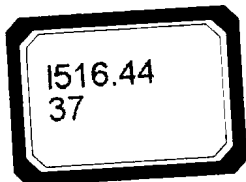
大革命与诗化小说:诺瓦利斯选集卷二/刘小枫主编;林克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4168-1

I. 大… II. 刘… III. ①诗歌-作品集-德国-近代 ②基督教-文集 IV. I516.24 B9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3665 号



大革命与诗化小说:诺瓦利斯选集卷二

刘小枫 主编

林克 等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8年1月北京第1版
200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开

印 张:10.25

字 数:257千字

定 价:2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编者前言

小说这一写作体裁西方古已有之,但 18 世纪突然风行起小说来,多少让人难免寻思——幸好当时的一些小说大家给出了说法,比如,卢梭《新爱洛伊丝》“序言”下笔就说,“应当给大城市的人演戏,给堕落的市民写小说”(李平沅、何三雅译本,译林版 1993);小施勒格尔则说,“Roman[小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苏格拉底式对话。为躲避枯燥的书本知识,活生生的智慧逃进这个自由的形式里来了”(见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李伯杰译,北京华夏版,2005,页 47)。按施勒格尔的如此说法,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就是古希腊民主时代的小说。

卢梭和施勒格尔的说法尽管属于同一个时代,却并不谐调——不过,柏拉图的作品好些是戏剧形式,小说笔法比较重的长篇巨制首推《王制》、短篇巧作则当推《会饮》……柏拉图的这两部作品恰好是 18 世纪的小说家热衷模仿的典范:卢梭的《爱弥尔》模仿《王制》,《会饮》则给小施勒格尔的小说创作理念以极大启发(Gerhard Kurz,《小说作为现代的会饮》,见 Stefan Matuschek 编, *Wo das philosophische Gespräch ganz in Dichtung übergeht* [哲思对话在何处整个儿过渡到诗作], Heidelberg 2002, 页 49-62)——所谓 Romatisierung [浪漫化] 兴许与 Roman [小说] 有更为深层的内在关联。施勒格尔所谓的“我们这个时代”指的是民主政治兴起的现代,与柏拉图置身其中的雅典民主时代可谓在品质上相同——当然也与我们正在追赶的时代在品质上相同……倘若我们要按卢梭所说“给平民写小说”,又该如何写作呢?

诺瓦利斯写 Roman 的时候,可以供他攀比的德语前辈实在并不多,可是,他的小说《奥夫特尔丁根》出手就不凡,已然跻身西方小说

2 大革命与诗化小说

史——同时也是思想史的经典行列。这年轻人才 20 多岁,怎么就能写出如此“深刻”的作品?

原因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但有一条无论如何值得提到:诺瓦利斯小说的写作起点很高——直接与柏拉图对话。换言之,诺瓦利斯不是与自己的德语前辈比高低,而是以柏拉图为楷模……《奥夫特尔德根》的写作意图与柏拉图的《王制》和《蒂迈欧》直接相关。由此看来,倘若不从荷马、希罗多德、柏拉图的作品一路读上来,只怕我们不可能真正读懂西方的小说……由此也可以明白,我们的小说始终大多不过是小一谈而已。

柏拉图的《王制》也好,《蒂迈欧》也好,不都涉及重大的政制选择问题吗?诺瓦利斯的《奥夫特尔德根》读起来轻飘飘的——恰如所谓“诗化小说”的称呼,难道与政制选择这样的重大问题相干?幸好诺瓦利斯自己说过,他写的《奥夫特尔德根》就是“政治小说”……何况在此之前,他的《信仰和爱》、《基督教或欧罗巴》已经明显地是政治哲学作品——年仅 20 多岁的诺瓦利斯一直在思考政制问题,这是法国大革命带给他的思想爆发力:批判启蒙、批判现代性……诺瓦利斯的思想背景不仅有人们经常提到的基督教大公主义政治立场,也有古希腊的隐微写作传统……事实上,隐微写作与政治神学在诺瓦利斯那里是一体的,小说体裁本来就是隐微写作的原初形式。

西方意义上真正的小说,无不关涉重大的道德政治问题——柏拉图的《会饮》既是绝妙的短篇小说,也是深刻的政治哲学作品。与此相关,我们眼中的好些所谓文学理论或美学经典,其实是政治哲学经典——柏拉图的《会饮》不就一直被我们当作美学或文艺理论经典来读?上个世纪末,一些西方学者突然大谈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其实是政治哲学论著,所谓“共通感”是一种“审美的国家”构想……好像重大发现;于是,有人在批判罗尔斯凭据康德先验论重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时,捡回当年浪漫派对康德的批判,重提所谓“审美政治”构想(席勒、小施勒格勒为代表),还专门从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中译

本页 17) 中引来诺瓦利斯的一句话：“一切都成了 *Anfang eines unendlichen Romans* [一部无结局的小说的起点]” (参见 F. R. Ankersmit, *Aesthetic Politics: Political Philosophy beyond Fact and Value* [审美的政治:超越事实和价值的政治哲学], Stanford Uni. Press 1996, 页 128)。诺瓦利斯的“政治小说”的确有可能就是冲着康德的“审美”政制构想去的,倘若如此,至少诺瓦利斯就不曾像我们那样,把《判断力批判》当作美学著作来读。让“美学科班”出身的我感到难过(因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己以前所习惯的把文学价值—审美价值与政治划分开来的学科原则其实就来自康德的知识划分原则,如今,我反倒必须抛弃这种划分原则才能读明白康德的美学[政治]书。

诺瓦利斯的小说又被称为“诗化小说”,什么意思?

诺瓦利斯在其“断片”中谈及“诗化”的地方不少,所谓“诗化小说”当按照这位诗人自己对“诗化”的理解来理解——这位诗人的挚友小施勒格尔的《关于诗的谈话》(见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前揭),也是重要的参考文献。除此之外,回想一下亚里士多德《论诗术》最后两章关于悲剧与史诗的比较,也许不无裨益——因为,所谓“史诗”实际上就是叙事诗,撇开诗行形式,从文体来讲,“史诗”就是后来所谓的小说,正如肃剧(旧译悲剧)也是诗行形式,但文体却是戏剧式的,两者的差别首先在于:“史诗”总有一个叙述者现身其中,戏剧中则看不到叙事者的身影,“史诗”如小说,是叙述出来的,戏剧则是当事人“演”出来的。

在古希腊时期,文学的总称就是“诗”,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诗”就是凭靠某种体裁来编故事(模仿人的在世行动)——凡故事都是虚构的,但必须看起来是真的,反过来说,“诗”看起来是真的,其实是虚构的……说得不好听,编故事就是正当地搞蒙骗,蒙骗得逾彻底、愈天衣无缝,就愈成功。为什么如此蒙骗是正当的?因为,如此蒙骗的目的是施行道德教化——所谓“诗”的蒙骗实质上是在置换我们对生活的表面理解,引入日常的理解看来不可理解的东西。用亚

4 大革命与诗化小说

里士多德的话来说，“诗”的“看似如此”隐含着“诗”的“必然[应该]如此”，从而，“诗化”即蒙骗乃“诗”的正当法权，其政治使命在于，通过看起来如此的事情向人们揭示必然[应该]如此的东西（生活的正道）。

虽然都是“诗”，相比之下，戏剧编故事的方式比小说更难做到看起来是真的，因为，小说总得有一个叙述者，这位叙述者的声音可以通过非常细腻的描述掩盖或抹去看起来不那么真的地方。在戏剧中，叙事者没法出场，直接是戏中角色在那里承受、遭遇，一切都必须显得是真的，而演戏这一形式本身又事先表明，这一切是假的，是在做戏……相反，小说的形式事先已经表明是假的，作家在那里瞎编嘛，读起来倒更像是真的——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是认为，戏剧（肃剧）比小说（史诗）更有“诗味”。为什么呢？正因为戏剧中一切都必须显得是真的，写作戏剧对蒙骗技巧的要求就更高，或者说，“诗化”的程度更高……就这个意义来讲，所谓“诗化小说”就是让叙事作品（小说）更多带有戏剧（或诗化）的味道，或者说，让小说中见不到叙述者的痕迹——由此可以理解，为何亚里士多德要说，荷马虽然是叙事诗人，却是最有戏剧味[诗化]的叙事诗人[小说家]……反过来看，柏拉图让自己的好些戏剧作品带有小说味道，也就堪称最有小说味的戏剧[诗化]大师。

亚里士多德对史诗[小说]和肃剧[戏剧]所做的比较，并非是在探讨文学体裁问题，而是探讨政治哲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按我们所熟悉的“政治课”教诲来理解所谓“政治”，自然会搞不懂古希腊人（当然还有我国古人）所说的“政治”……比较史诗和肃剧时，亚里士多德心目中想的政治问题是：怎样才能把低俗与高贵、实然与应然、习以为常的东西与令人惊异的东西连接起来，说到底，高与低的关系或者应该说的与人们实际上在说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么的。这些问题需要悉心阅读《论诗术》才能搞清楚整个大概，对于眼下我们读诺瓦利斯来说，重要的是应该知道，所谓“诗化”绝非仅关体裁

的事情,更关涉政治——当然,千万不要忘记,在诺瓦利斯那里,政治已经进入现代性语境。

要是我们一开始就清楚,亚里士多德的《论诗术》(旧译《诗学》)本来就是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卷八,第5-7章),就不会觉得浪漫派的“审美政治”论有什么新鲜——重要的是,回过头来读柏拉图的《会饮》和亚里士多德的《论诗术》,我们才能找到解读诺瓦利斯的《奥夫特尔丁根》这类小说的“起点”,因为,倘若在现代“一切都成了”“一部无结局的小说的起点”——《奥夫特尔丁根》正是一部无结局的小说,如果我们不打算让自己迷失在这新的起点构成的地平线上,就必须寻回原初的“起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的审美政治论的批判。

《基督教抑或欧罗巴》一文已经表明,在诺瓦利斯眼里,法国大革命标志着基督教欧洲的制度性危机,因此,从基督教思想史而非文学史角度来理解诺瓦利斯思想,向来是重要的解读视角之一,研究文献为数不少,作为附录收在这里的新教神学大师巴特的文章,出自他的名作《19世纪新教神学思想史》;维塞尔教授是研究18世纪德意志思想史的杰出学者,他的这篇论述诺瓦利斯的文章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由小说家石涛译出,90年代初刊发在我当时编的一个学刊中,这里算是旧文新刊。

刘小枫

2007年元月于沐猴而冠斋

目 录

编者说明/刘小枫	1
小 说	1
塞斯的弟子们(朱雁冰译)	2
一、塞斯的弟子	3
二、自然	6
关于《塞斯的弟子们》的笔记	30
奥夫特尔丁根(林克译)	32
第一部 期望	33
第二部 实现	143
[蒂克关于续集的报道]	161
解 读	168
伍尔灵斯 《塞斯的弟子们》解析(朱雁冰译)	169
伍尔灵斯 《奥夫特尔丁根》解析(林克译)	188
附 录	228
帕特 论诺瓦利斯(林克译)	229
维塞尔 诺瓦利斯关于死亡的革命宗教(石涛译)	286

小 说

塞斯的弟子们

朱雁冰 译

一、塞斯的弟子

人们走着各自不同的路。谁若追踪和比较一下这一条条路，谁就会看到奇异的符号出现在眼前；这些符号似乎都属于人们随处可见的那种伟大的隐秘文字：在羽翼、蛋壳上，在云层、雪花里，在水晶和石块上，在冰封的水面，在山里山外，在植物、动物和人的内层和外表，在天空的星辰，在被触摸和擦过的沥青层和玻璃上，在为磁铁所吸附的锉屑和奇特的偶然性事物里——随处看得见这些符号。人们从这些符号里猜测着破解这种神奇文字的秘诀，即这种文字的语言学，但这种猜测都形成不了固定的形式，似乎还不是更高深的秘诀。人的感官好像给浇上一瓢万能解液。转瞬之间，他们的愿望，他们的思想仿佛浓缩了。于是便产生了他们的种种猜测，可是短时间过后，所有一切重又像以往一样在他们眼前模糊起来。

我从远处听到有人说，不可理解性只是非理智之后果，非理智寻找它所拥有而又绝不可能再找到的东西。人们不理解语言，因为语言不理解也不愿理解自己；真正的梵文只是为说话而说话，因为说话是它的欲求和本质。

没过多久有一个人说：“神圣的文字无须解释。谁真正在说话，他就充盈着永恒的生命，它的文字在我们看来似乎与真正的奥秘奇妙地相近，因为这文字是宇宙交响曲的和声。”

这声音肯定来自我们的老师，因为他善于将零星分散的特点归纳起来。现在，当我们面对高深的鲁内文^①的时候，他的目光里流露出一种颇为自负的神情，并从我们的眼睛里搜寻着，看看我们当中是否闪现出揭示和辨读这种符号的领悟光亮。一旦看到我们因黑夜不肯退去而愁眉苦脸，他便安慰我们，并预祝勤奋、忠诚的眼睛在未来

^① 鲁内文(Rune)，日耳曼最古老的文字，这里指难以辨读的符号。——译注

4 大革命与诗化小说

交好运。他往常向我们讲述，他童年时便为本能所驱动无休止地去训练、使用和强化自己的感官。他仰观星辰并在沙地上模拟它们的排列和位置。他不停地凝望这空中海洋，孜孜不倦地观察它的明澈、它的流动、它的云层、它的日月星辰。他搜集各种各样的石头、花朵、甲虫，并将它们排列成不同的队形。他关注人和动物，他坐在海滩，他寻找贝壳。他仔细倾听海洋的情绪和思想。他不知道他的向往会驱使他奔向何方。他长大了，于是，他便周游各地，了解另一些国度、另一些海洋、新的天空、陌生的星辰、未知的植物、动物和人，进入岩洞察看地球的不同岩层和地层中结构形成的过程，他用泥团捏制出古怪的岩石构造。这时，他在各地重又发现熟悉的东西，只是这些东西经过奇特的混合、匹配，可以说，在它们身上往往组合成奇异的东西。他很快便察觉在所有的东西中的联系、相遇、巧合。他看到没有任何东西是孤立的。——他的感官所察觉的东西涌进一幅幅巨大的、五彩缤纷的画面：他听、视、触、思同时进行。他很喜欢搜集异样的东西。对于他，时而星是人，时而人是星，石头是动物，云是植物，他玩味着种种力量和现象，他知道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能够找到这个和那个东西或者让它们显现，所以，他自己往往东抓一把西抓一下。

至于自此以后他有何建树，他并未相告。他对我们说，我们自由他和我们自己的兴致引导着也会发现他所经历过的事的。我们中有些人离他而去。他们回到父母身边，学习一种谋生之道。有几个人被他派出去了，我们不知道被派往了何方，他挑选了他们。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没多久就回来了，另一些人在外面待得久一些。有一个人还是孩子，他刚一回来，老师就将课业交由他来上。这个孩子有一双泛着蔚蓝底色的黑黑的大眼睛，皮肤有着百合花般的光泽，卷发在暮色中宛如闪亮的云朵。他的声音拨动我们所有的人的心弦，我们很想将我们的花、石头、羽笔，将我们的一切送给他。他微笑时极其当真，我们感到跟他一起异常地愉快。“他还要回来的，”老师说，

“就住在我们这里，不再授课。”——老师还将一个人跟他一起送走了。我们经常为这个人难过。他总是面带忧伤，他在这里待了很多年，他什么事都做不好，每当我们寻找水晶或者花卉时，他很难找到什么。他看不清楚远处的人或物，也不会整整齐齐地摆好东西。不论什么东西他都容易弄坏。一段时间以来——在那个孩子进入我们的圈子以前——他突然变得开朗起来，而且也能干了。有一天他伤心地出去了，夜幕降临，他还没有回来。我们为他焦虑不安；在晨光熹微之时，我们突然听到从附近林苑里传来他的声音。他唱着一支高亢、欢乐的曲子，我们全都感到惊奇不已，老师瞥了一下晨光，大概我再也看不到他那种目光了。他过了一会走到我们中间，面带不可名状的欣喜，拿来一块不显眼的奇形怪状的小石头。老师将它放在掌心，久久地吻着它，然后闪动着湿润的双眼看着我们，将这枚石子放到众多石块其中的一个空地方，恰恰是摆成许多行的石子像一束束光芒相切的所在。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瞬间。我觉得我们从旁边走过时，在我们心灵深处对这个奇妙的世界产生了一种清晰的领悟。

我也比别人笨拙，自然财宝似乎不太情愿让我找到。可是老师待我很友善，当别人去寻找时，他就让我坐着思考。我从不曾像老师那样。所有一切都将我领回到我自身之内。第二个声音所说的话我都听懂了。各个厅里的奇妙的堆集物和标本让我感到高兴，但我觉得，它们仿佛只是图像、外壳、饰物而已，被收藏在一幅具有神的灵气的魔画周围，这幅画长留在我的脑海之内。我不寻找这些东西，我经常在它们之中寻找。因为我似乎要让它们向我指点，我心仪已久的少女在我沉沉的梦乡伫立的所在。老师从不曾向我说过这事，而且我也不可能对他吐露片言只语，这在我是一个不可泄露的秘密。我本来很想问一下那个孩子，我从他的表情里发现了某种亲和感；在他近旁时好像一切都在我内心深处变得清晰了起来。倘若时间再长一些，我肯定会在我内心体会到更多的东西。最后，也许我的心扉会

敞开,唇舌也会灵活起来。我也乐意跟他一起走。可并未如愿。我不知道我还要在这里待多久。我觉得,我好像一直要待在这里似的。我刚刚斗胆向我自己承认这一点,内心深处便不由产生一种信念:有朝一日我将在这里找到一直使我激动不安的东西,她就在这里。当我怀着这种信念在这里四处活动的时候,所有一切在我面前组合成一幅更崇高的画,形成一个新秩序,所有一切都针对一个地方。于是,每一种东西对于我都变得如此熟悉,如此可爱;以往在我看似奇异和陌生的东西,现在变得犹如一件件家用器具。

可是这种陌生让我觉得陌生,因为这些收藏总是既使我远离而同时吸引我。我可能不理解老师,我也尽可以不理解老师。可他现在对于我是如此不可思议地可爱可亲。我知道他理解我,他从未说过背逆我的感情和愿望的话。相反他希望我们走自己的路,因为每一条新路都通过新的国度,而每条路最终都重又通向这住宅,通向这神圣的故乡。所以,我也要描绘我的角色,如果没有哪个凡人按照那里的铭文揭开面纱,我们就必须设法变成永生不死的人;谁不愿揭开那面纱,谁就不是真正的塞斯弟子。

二、自然

大概过了很久,很久,人才开始想到用一个具有共性的名字,称谓和面对人的感官的千差万别的对象。通过练习促进发展,而在种种发展中,首先是人们可能不假思索地将之与光线折射相比的分类、分裂。随之,我们的内心也逐渐地分裂为如此千差万别的力量,而随着持续不断的练习这种分裂也将加剧。如果说后来的人失去了重新混合他们的精神之分散的色彩和任意制造古老、质朴的自然状态,或者在它们当中促成新的各种不同的化合物的能力,这也许只是他们的病态资质。他们越是联合为一体,每一个自然物体、每一个现象便越是一致地、全面地和亲身地流进他们之中:因为印象的自然本性跟